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廿七日 壬戌年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米孫玉聲周劍雲胡奇廬嚴謨聲施濟羣鄭逸梅顧明道劉山農何海上鳴鐸徐夢仙包天笑王西神吳東園
米題詞有李涵秋袁寒黃雙入諸公(題字)有徐枕亞周瘦鵑趙蒼上汪郁鳴鶴張丹芹石鈍居守
米拙主專勝博覽獨稱諸公及壽梅逸梅之夫人劍我半梅之夫人瑤仙眼雲之夫人三女史
米煙橋花君傳嚴獨鶴謝公及壽梅逸梅之夫人劍我半梅之夫人瑤仙眼雲之夫人三女史
米海內外名士惠題詩詞達八百家先印上半月後出書內有錄版銅版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絕製定價一元凡愛閱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星期為限(自登報日起)

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道。我因為有些不適意。吃不下飯。昨夜還發了一個寒熱咧。王先生道：你不要推諉呀。阿千。你快些去請包先生。叫他來驗病。

包先生提了根司的克。跟着阿千來了。王先生把這事的經過。詳細細告訴他。他就對顧文耀使出檢驗的法術。奇怪道。咦。你沒有什麼病啊。王先生從椅子上跳起來道。顧文耀。你怎的不吃飯。你怎的不吃飯。哼。你賴不掉了。你到周春榮的房裏去。偷他的金表。顧文耀抗辯道。今天午後第一點鐘。我們要考歷史了。我沒有溫習。佛脚也不會抱。說不定分數要不及格。所以只好作弊了。我想我的同級生。大都和我不對。給他們見了。丟去報告先生。斥退不是頑的。便乘着他們去吃飯的當兒。一個兒在臥室裏大抄夾帶。不料我抄寫的時候。用力過猛。把鉛筆的尖頭拆斷了。正在徒呼負負的當兒。想起周春榮那裏有一把白銅的小刀。便過去借用一下。他的什麼金表。我可沒有看見。我對偷竊一事。是深惡痛疾的。王先生怒道。你倒推諉得好。偷周春榮的金表。不是你那一個呢。包先生插嘴道。我同了霍桑。探了不下百多件案子。自負還有些偵探的學識。這件事讓我去研究一下罷。毛遂自薦。請你不要笑歪嘴啊。哈哈。王先生拍手道。好極好極。包先生是東方華生。在下久已聞名。現在倒可以一擴眼界了。顧文耀。上課鈴快要響了。你出去罷。

包先生拿了一隻燦爛奪目的金表。遞給周春榮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查出是顧文耀偷的了。這隻金表。便在他那裏查出來的。大約這個禮拜日。他就要不在我們學校裏了。周春榮接了。一看也不看。向袋裏一塞。哈哈大笑道。多謝你。東方華生。佩服佩服。包先生道。這隻金表。價值很貴。以後你收藏好些。不要再這樣的鹵莽了。

光陰過的真快。眨眨眼學生最歡迎的禮拜日。又惠然光臨了。周春榮一看金表。戴了一隻灰色的禮帽。整整衣襟。一個兒出校。

了。他慢慢地走着，轉了好幾個灣。走到一所高大的洋房裏去了。那洋房的大門上，有一塊黑色的木牌，白漆着五個大字。是「歡迎俱樂部。」那撲克室裏，坐着三五個華服少年，談談笑笑。一見他來，做出歡迎的樣子。不約而同的調笑道：「春榮，你怎的這樣嫻嫻來遲啊。」周春榮道：「你們賭得頭昏腦漲了嗎？怎的連時候也弄不清楚了。」約定的十點鐘，還沒有到咧。他們喊道：「胡說。你押掉了金表，無以憑證，便信口亂道了。」周春榮從衣袋裏拿出那隻金表來道：「你們不要吵鬧，不相信便看。」看，不是只有九點三十七分嗎？那坐在藤椅子上，戴淡黃色禮帽的少年道：「喂，你的金表押給我了。可是又買了一隻嗎？喂，一色一樣的啊。大家聽了，都圍攏來看。」周春榮道：「不差。我又買一隻，押給你的也。不必贖還來了。」一面說，一面拿出一張押單來，燃了根火柴，要想把他燒掉。說時遲，那時快，門外跳進個人來，把他押單搶去高，聲道：「校裏去。我在窗外等你腳酸了。」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東方大學的校醫包先生。周春榮一見是他，嚇得面如土色。沒奈何低着頭兒，跟了他去。

王先生很高興，請包先生把偵探的手續，講給他老人家聽。包先生道：「我起初也疑心顧文耀，因為我知道他最會說謊。抄夾帶一定是推諉之詞，便兀自向他注意。後來偶在地上拾得一張顏色的字紙，原來是『歡迎俱樂部』的會員證。上面明晃晃的寫着『周春榮。』我想這歡迎俱樂部是賭徒煙棍的聚集所。他要是矩矩的了，我便心生一計。向吳乃銘借了隻金表，騙他是從顧文耀那裏查出來。吳乃銘的金表，面上缺了一塊金皮，成了個疤。他居然拿了。禮拜日的早晨，我化裝了一個黃包車，跟着他去。站在窗外偷看，便破案了。」

更正 本報五十二期小說欄內「家庭裏的孟祿主義」落却主義兩字

辛。青。習。良。痛。南。本。發。存。主。任。兼。徐。枕。亞。編。輯。主。任。許。廬。父。廣。告。主。任。孫。緯。才。增。刊。主。任。嚴。美。係。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招考期 陽曆正月念六號上午九時起至二月二日

插班生 其餘各級及二年級以上學生其學分連試二日

報名費 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報名應**用物** 投考時隨帶筆墨及本生其餘各級及二年級以上學生最近四寸小照一張並最近肄業學校課單或證書呈驗考卷由本校給用**納費** 如被取入校肄業者每半年學膳費一百元運動及國文講義各二元均於開學日前十日起算開學日後四天為限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或分行分理處就近繳納書籍費到校後按價另繳郵票十分詳示通信處即當寄奉不誤

校址 英王渡海細章寄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未會讀過法文者概不考取

考期

正月廿八二開學三月一號

住址

法租界呂班路一四三號

章程

函索即寄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本省四次風雨為災災區達六十餘縣之廣災民至數百萬人之多奇災浩劫亘古未聞現經各界組織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假杭城柴炭橋安徽會館為會址伏望諸大善士慨解慈囊拯此災衆承惠捐款請逕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掣給收據登報鳴謝隨行附諸惟公鑒會長盧永祥張載國連事長王錫榮副理事長金伯順俞煒同啓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讀者俱樂部第三期列爲武俠號消寒俱樂部題爲「別恨」均請應徵諸君從速賜稿爲幸



小說話

我的小說作法觀

孫郎

小說之文。須立意新穎。文情屈折。方稱佳構。未落筆時。先將全篇的意思想定。次將結構段落。支配成序。如此則一經着筆。便可迎刃而解。千言可以立就。及其既就。再進而爲修詞工夫。此雖作文之定法。而小說尤甚。嘗見許厓父氏作稿之速。冠絕儕輩。援筆在手。一分鐘可成五十字。尙能對付一二人講話。百不一舛。而又無添註塗改之病。及全稿既成。始擬題目。而文情文義。文法文心。恰如天衣無縫。水洩不漏。此是天才。非尋常所能學步也。至於普通作法。終須按照層次。秩序井然。方無寬嚴疏緊。支離忽略之病。此凡初作小說者。所不可不知也。

小說



孫緯才新法
專醫花柳病
梅毒六零六
注射每針一元
速斷根金針
 聖藥六零六保險斷根決不特廉診所
 德國六零六保險斷根決不特廉診所
 臨時等各種預防秘訣並被染後各種調理法及醫治梅毒淋濁下疳橫痃等秘方各埠函索附郵四分即送一冊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中一號敝處
 對於花柳病直接間接普通

最近的四封信

厘父寄塵

第一封信

塵世足下。本日六時。(星期六)薄治孟茗。乞駕臨小叙爲禱。(此函八時寄出。)(客屬)頌首。

第二封信

寄謝足下。承召飲。喜極。旣而細視約期。已逾三小時矣。感厚情而不得實惠。爲嘆奈何。倘能補請最妙。庶父敬復。

第三封信

前天發信太遲。是我的不合。應該補請一席。倘帖子又遲。自當再補請。再補請而請帖又遲到。當又補請。兄以爲此種辦法好否。一笑。上塵父我兄。寄塵啓。

第四封信

惠書到。知我哥允許補請。喜極。又言如請帖遲到。再當補請。補請而請帖又遲到。仍當補請。如此。恐補請之期無限。而朱頤之福。終將爲遲到兩字。葬送以盡。弟則期期以爲不可。弟意最好請兄于賜宴之先。早一日通知。(切勿倒填年月。令郵人冤受洪喬之責。)則遲到之弊可免。即補請之手續可省。尊意何如。一笑。塵父敬復。

寄塵哥請了。我雖然上了你的當。却得了一篇小說資料。像你這等無賴行爲。竟其給我宣布出來。問你可慚愧不慚愧啊。此稿披露後。你若不理我。我還有罵你的文章。發表出來。你若理我。我又得小說資料了。哈哈老哥。你其奈我何哉。

。塵附註。

錦綉地獄

錦綉地獄 (三) 王竹君

我何不給他一個先下手爲強呢。主意打定。當晚也來赴約。却氣恨恨的上床去就寢。到了次日。便將他哥哥前晚和姨娘的情形。告訴他父親。自己又添上些鬼話。直把個老頭子氣得胡鬚根根直

。何等神氣。難道算不得大公館。大世家麼。又有誰曉得。竟會鬧出這些醜事來呢。咳。照此看來。世上有錢的人家。好似一層錦繡地獄。錢越多。地獄的階級也越深。人生如此。還有什麼味兒呢。他說完了這話。但聽得表的一聲。他這身子。已經倒在血泊裏去。他便不響了。可也就是他從此不會響了。

（完）

金表

范菊高

房。果見琴齋在房裏。和他的心上人兒。交談得好不密切。老頭子這一氣。幾乎把性命都不要了。便掣刀在手。大喝一聲。好畜生。看你往那裏去。說着不問事由。揮刀向琴齋戳去。虧得琴齋年輕。手捷眼快。急忙將礪臣手格開。往外就竄。往外就竄。礪臣不噤火上添油。施出他當年的威風。將琴齋扭過來。很命的亂搥亂搥。究竟他是練過拳腳的。與衆不同。琴齋如何是他的對手。只落得遍體刀傷。仆在地上。轉動不得。一眼瞧見青萍。便哼七的道。妹妹。你好。你和小娘舅有牽攀。我不忍心替你宣揚。你倒反來害我。青萍聽說。大怒道。放屁。你看見的麼。琴齋道。看是未曾看見。然而我有證據在此。說完。便捧着將信掏出。礪臣搶過來一看。氣得直跳。將手中的信。撕得粉碎。朝地下一摔口中說道。你們這兩個畜生。丟盡我的臉了。接着。便撲奔青萍而來。可憐一個幼弱的女子。如何經得起他兩三抓。一失手早將青萍打死。還很很的道。死了也罷。免得出乖露醜。這個活畜生。若不將他置死。終是後患。隨掉轉來。將琴齋一連幾脚。早已氣絕。回頭再看姨太太時。已昏倒床上。臨近一瞧。却已沒氣。見臉上青一塊。紫一塊。十分難看。到了此時。見床上挺的。地下橫的。皆是死屍。倒冷了半截身子。暗罵白介民小子。白送了我一個女兒。當下便靠在沙發上。兩眼發直。氣呼呼的只聽他罵道。兩個畜生。兩個畜生。我王家好好的門第。被你們敗壞。簡直弄得不七不下的。不老不少的。成何體統。怪道人常說。越是有錢人家。魘魅越多。就照我家看來。也是一些不錯。像我這種人家。何等堂皇。

一天午後。東方大學的學監王先生。坐在他的辦事室裏。看書消遣。忽地一陣囊橐的腳聲。遠遠地送來。倏得一聲。室門斗的開了。走進一個西裝的少年來。王先生猛抬頭看見了。便高聲喊道。周春榮。你可知道這裏不是你來的地方嗎。周春榮答道。我知道的。不過我此來。實在爲了一件重大的事情。王先生詫異道。什麼。什麼。周春榮道。吃飯以前。我在臥室裏演習算術。把金表放在書桌上。以便試驗演算的速度。吃飯鈴了。我匆忙到飯堂裏去。忘却把他藏好。不料吃罷回來。這金表就不翼而飛。杳無影蹤了。周春榮說到這裏。王先生皺了一皺眉頭道。現在的學堂堂裏。真不得了了。竊案疊出。大約學生中間。有看許多不良份子了。你失掉的金表。價值怎樣。周春榮道。這金表是我的父親給我的。從瑞士帶來的。大約要值六七十元。現在給人偷去。父親知道了。一定要把我痛打一頓。唉。你千萬要替我查出那偷兒的。王先生道。瑞士的金表。是素來出名的。大約我們學校裏。只有你一隻吧。周春榮道。那到不見得。三年級生吳乃銘。也有和我同樣無異的一隻的。王先生道。有嫌疑的人嗎。周春榮道。有的。隔壁室的顧文耀。今天忽地不吃午飯。我想他是吃肉大王。聞名全校的。怎肯犧牲一頓呢。王先生就掀那桌上的電鈴。一會兒校僕阿千便一蹣一拐走進來了。王先生道。你到七十三號臥室裏去。喚顧文耀到這裏來。阿千連連答應了幾聲是。噤哩咕嚕地去了。

王先生對顧文耀道。你怎的不吃午飯。顧文耀心裏一慌。支吾答

大 二 廉 三 價 四 集 集

朱增宗醫博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種事隨取其淵懿玄遠之言瑰異卓
絕之迹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
精核方劉世說
夏敬觀 楊四洲雅好世說新語體
一擇近世人語爲新語林每以並世
朝士大夫爲問蓋得於泗洲者爲多
袁思亮 其辭淵雅雋永能使人消
釋鄙吝曠然有絕塵出世之思
每部三本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
局代售

● 送美湖景片 ●

小說大家 東越許廬父
文學鉅子 先生最新作品四種小說出版廣告
奇情 鵲淚鴛聲譜 洋裝一巨冊
懺情 一個會變化的女郎 洋裝一冊
社會 師生冶游笑史 洋裝一巨冊
小說 蓮心養淡錄 洋裝一巨冊
以上四種小說先行露佈不日出版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啓新書局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蕩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册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能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
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
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鴉
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君 在內
君 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不包舉也

新語林

[illegible]

折加郵所清
最象
今老
姓名
時作
借不
其書
尾化
讀豔
恨之
文有
筆深
謂不
阜焚
可想
廣流

此書爲雲間韓太仙所著別異花也續儷紀上書凡五十萬冊分六十回於治游者尙能指述其得者寓周濟之追後乃得而故聚其舊事以譏之云而焚之故此書外間罕有也名爲新上海華夢絕文今本局覓得此書最初石印入脚出意在言外東越許讓紅樓夢儒林外史又以經其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見也茲已印竣洋裝精訂傳僅定兩元之價書印無定價兩元
 一月爲限
 費一角七分
 華書局

所湊冊餘萬梨造斥全

金錢勢力發揚獨立
高峯警世尤稱良鐸
魂且瞠乎在後遑論
萬言

▲定價六角

消華書局

余之妻

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
篇有一篇之立意與誠懇到
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
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
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
焉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
序言覽爲專集以饗讀者一
祥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
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
須這篇說不宜混談）至爲
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餘
說集爲別之

小說集 出版廣告

樓中 周到 樓雷 嘯猿 淵淵 年來 將本 吟 東

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到 倫蒙惠臨自當竭
電話中央九〇七

殘墨 定價
八角

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
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書要目列下

集

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話
鴛鴦夢劇本 焚蘭恨彈詞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雀

余識海虞徐子天嘯杜亞昆仲於海上五載於茲矣天嘯擅鐵筆所
刊金石諸章上規秦漢杜亞則以小說鳴於時每出編選通域行顧
其人皆恂恂儒雅與人言訥訥若不出諸口世以方陳氏二黨良非
過譽若述餘暇尤喜臨池其書法亦相伯仲蓋能膏莘漢晉諸賢之
長而參以己意者過庭所謂懸針垂露之異方雷堅石之奇鴻飛獸
愛代定獨例如左

丈二尺六圓	八尺四圓	每字二圓	以一方尺爲度週遞加
橫幅	整幅同堂幅	半幅同屏幅	冊頁 每件一圓
如須聯述者亦可面議	金箋加倍劣紙不書磨墨一成	天嘯金	

議 已未立春日天台山農訂

東亞酒樓廣告

下兩個多月的房金。三個月的保生錢。房主人得知風聲不好。怕他逃走。便去知照了傢生店。大家將他監守起來。幸得老三還有兩只金戒指。一隻打黃金表。兩箱子冬夏衣服。和戲子贖下的幾套戲裝衣服。倒還值得有幾十元。他便託了房主人。一起拿出賣了。這才算清欠帳。回到上海。剛剛只剩了一個身子。這時却多虧我那對過的賤人。着實照應他一點兒。又替他張羅了幾百塊錢。從新又開起這個門口來。現在就在白克路。做這住家生意。這老三年紀雖然大點。風頭是委實不錯的。他的招呼工夫又好。況且還有幾戶老客人。都是有錢的人。自然統要幫他的忙。因此他倒着實可以開銷得過。本來像這般安安分分。掙口飯吃。也罷了。偏是這一等人。江山好改。本姓難移。他那生意一好。老脾氣立刻又發作起來。先就辦上一個唱花旦的。這人却瞧不起他的。他又改辦了那一個汽車夫。叫什麼

阿龍的。這些東西。有什麼好貨。自然比戲子又要低一級了。不上幾時。這老三又爲他背上了一身的債。於是阿龍替他想出一個法子來。有一個客人。叫小楊小楊的。這人最有錢。又最胆小。他家中的大人和女人。也非常利害。等閑不準他出來胡鬧的。但不曉得怎樣一來。這小楊就會給老三勾引了去。竟和阿龍倆施出奸謀。弄出仙人手段來。足足敲了小楊五千塊錢。還把他手上套着的一隻金鑲鑽戒指。一隻金表。一捲鈔票。搶了去。可憐這小楊上了惡當。並不敢張揚一聲。真是啞子吃黃連。說说不出的苦。……彩雲一氣兒。講到這裏。我却動了一點疑心。因問。這老三既是開了門口。做生意。怎麼又能戲弄出這等把戲來呢。彩雲未答。寶實叶芬都笑道。五少爺又說謊話了。你別小覷老三。他手下的蝦兵蟹將。多得很哩。他要做這等事情。還肯自己出面麼。我聽了。點了點頭。又三道。我知道了。他

們所以敢於如此胡行。一則那小楊一定是壽頭壽腦的人。二則他那家庭既如此嚴厲。明明就是顯了一個莫大的弱點給人。三則小楊既有幾個臭錢。區區數千金的損失。果然不在念中。若是張揚出來。却和體面有關。究竟自己也不是做的正當事情。可不認了一個暗虧。就算了麼。但不知他失去了這點東西。家中怎樣報銷呢。我笑道。這倒不消替他人擔憂。大概他一定要掉一個鎗花。說是丟了。或說給強人搶劫了。都可以的。還用得你費心麼。幾句話說得衆人都笑起來。我笑着催彩雲再說下去。恰巧堂倌送上一大盆鹽塌雞來。大家拚命也似的吃着。彩雲口中含着一塊雞腿。笑着。模模糊糊的說道。了不得。話講得多了。少吃了許多東西。如今等兒吃完了這雞。再講下去罷。說得大家又是一笑。一回兒吃完了。彩雲才又接說道。這老三自從做了這樁事情。胆子益發大了。當是這等買賣。可以作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平常生意做的。後來一連又做了幾次。就碰着了一個能手。險些弄到捕房裏去。直到去年九十月裏。剛剛打仗時候。我們家來了一個漢口逃難來的客人。不曉怎樣又給老三勾引了去。幸虧我們娘知道了。將他從前的事情。和新近的行爲。一起告訴了他。這客人才不敢再去。老三姊妹因此把我們恨得切齒咬牙。還說我們奪他的客人呢。你想。這可笑話不笑話啊。這也罷了。偏偏我們這位三大人。也是這般不掙氣。如今也會自尋羅網的。投了進去。他又託大。又好復。又不肯自己告訴我們。我們雖替他擔憂。娘也幾次三番點醒他。他總不相信有這等事情。還聽人說。要討拿潑貨去作姨太太呢。咳。真正我們這位三大人。背得透了頂兒了。他說到這裏。我和受三都說。這一定是茂良那廝的事情。是不消說的。倒是我們做朋友的。……語未了。叶芬笑道。是呀。五少們是三大人要好朋友。正該接

塵父夢文

吾友東越許廣文性好奇慧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而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渥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芻文爲定例例如左書文祭文各一百五十元傳記一百元序文四十元跋語二十元小說文盲每千字五元白話每千字三元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每篇五元

壬戌孟冬之月虞山徐枕亞代訂

本報特別啓事

本部第四期已請徐天
嘯先生值課題爲「別
恨」請應徵諸君從速
賜稿爲幸



***消寒俱樂部

奇遇

他正在那裏看小說日報。驀地他友人跑將進來。喊着奇遇奇遇。這真是奇遇呢。他見是老友。連忙站起來說。君佛。你痴了麼。怎的奇遇奇遇。到底是這麼一回事。不妨請你談談。君佛這才坐下。高聲說道。我昨天想跑到吳淞去玩的。因為沒有伴侶。又跑到火車站。乘電車到西門去。找找那朋友。車到東新橋停住。這時車裏。只有幾個人了。我東張西望。忽見我那朋友竟也上車來了。我就喊道。爽寶。你不是回府嗎。我正來找你呢。他點點頭。兒就一塊坐下。此時電車已開。不一刻到了西門。我隨他到他府上。便將邀他同去的話。告訴他了。他也很贊成。堅留我午飯。約莫一點時候。同他出門。再乘電車到火車站。沿着軌道步行到吳淞。那曉得沒跑上十里上。那長久不雨的天。竟然

下起雨來。這時我們可都糟了。四野寥寥。竟沒有可躲之處。只見前面有一間茅屋。就此不容分說。很命跑去。到了那裏。却是一家好好的田家。雖是茅屋三椽。到很清淨可棲。我們避在簷下。言笑風生。忽的一位妙齡女郎。出來招呼說。兩位先生。不嫌唐突。請到裏面坐吧。我父親是很愛客的。說時臉龐一紅。轉身就進去了。我想暫時坐坐也不妨。就拉了突賓進去吧。見有一位老叟。鬚髮蒼白。面滿笑容。兀坐在桌子旁邊。桌上還陳着碟盞數事。磁壺一柄。見我們進。慌忙立起道。天留佳客。真是塞門之幸。敬備清酒一杯。聊伸區區薄意。二位不必客氣。這時我們倒呆了。但見老者這樣大方。也就不謙虛。便分賓坐下了。通問姓字。原來這老者也是書香之後。姓李別字隱田。但是酒到半酣。那老者便開口說道。二位請聽我一言。我年已古稀。膝下還有一女。就是招呼二位的。他的貌已不必說。但雖沒有詠絮之才。恰還識得幾個字。今見鄭先生氣宇軒昂。決非凡品。意欲奉執箕帚。了此向平之願。不知坦腹東床否。我聽了。暗爲驚喜。回頭看奕賓。却是紅暈兩頰。潛帶喜容。我便猜着八九。就放胆說。我們鄭先生是還沒有意中人。得能攀附令愛。那真是璧人天合了。如承老先生不棄。我就作個冰上人何如。老者很歡喜的答應了。隨說一言爲定。屈不能兒戲。我道這個自然。那了更調的。

這時雨已收了。天也晚了。我便與奔賓立起身來。拱拱手道。叨擾叨擾。改日再來拜望。我們還要回去呢。這事准定擇吉報喜說罷。就此出門。老者殷殷送出。點頭別去。我一路上的想道。這真是奇遇。戲間奔賓。你可是答應的嗎。他笑了一笑。似已默允的。那時不覺又走到了車站。便各自分頭回去。所以我今天特地跑來。告訴你。你說是不是奇遇嗎。他搖頭說。不信不信。天下那有這樣奇情巧遇。怕是你做夢啊。君佛說。便算夢。也是夢中奇遇。他說那麼小說日報此次消寒三期徵文題。恰是奇遇。我可要借重了。君佛聽說。便笑道。這更是奇中之奇。遇中之遇了。哈哈。

義務通信

舜屏先生鑒駕來請乘五馬路電車至方浜橋跳
下向西走百餘步泰瑞里第一家便是 廬父
如有小說林月刊第三四期 磊格卡脫第九第
三十三十六冊 九命奇冤下卷 馬子休脫第二
冊雌蝶影全 好白相旬刊初至九十一至末期
寄至浙江長安轉郵洲錢局金一仙者當奉重酬
劍飛君鑒示悉事即查簿酬寄

集



鈕●
農●

余雖行賈。恒喜讀古人詩文。友人清河子見之。齒冷曰。子何喜磨刀背也。磨刀背者。諺所謂舍已有之業而不爲。謀分外之事以是務。蓋隱寓徒勞無益之譏也。余曰。嗚呼。干將莫邪。恃其鋒利。無待磨也。然有缺折之虞。刀背鋒利。固不如于莫。然磨之者。亦正以消閑遺悶耳。古有愚公者。志在移山。其視磨刀背若何。有陶侃者。勞於運甕。其視磨刀背者又若何。况子職余磨刀背者。非沾沾於磨刀背也。誦書讀經。且賢於陶侃之運甕。智於愚公之移山。而子視爲磨刀背者。不亦慎乎。若無所事事。直自磨其歲月。終身魯鈍。無鋒利之一日。則子又何譏焉。

筆
割

新安玉相

南華軒隨筆

晚近詩道、新舊兩派。韻頗不相讓。余師胡寄塵先生。海上文豪也。曾折衷新舊兩派。別樹一幟。其行世之大江集。卽其代表也。余頗好之。邇來偶檢書篋。忽得前中校國文

新安玉相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金(一)一

字數至多五百爲限以有趣味者爲貴篇首題目須

增刊編輯部(附告)第九期增刊爲婦女號第十期

峯。在險突兀。斬削方形者。卽所傳嚴先生之釣魚台是也。內凹深藏相峙者。卽謝羽皋哭文信處國之西台也。子欲遊乎。予曰。吾有志未逮也久矣。嚴山絕壑。向以幼年膽小。足力不濟。况又不諳古蹟。未之游也。友曰。昔我商於桐廬。足跡屢到。雖峭壁。路不甚崎嶇。高曠爽適。洵足樂也。盍往游乎。余曰。善。乃泊舟富春山下。登岸從之。行不數武。見一穴。圍約尺許。友曰。此嚴先生穴居所也。由穴而上。約里許。茂林修竹。垂楊間之。恍如綠天道。亦平廣。遙見美輪美奐。屋宇莊嚴。蓋范文公所築嚴先生之祠也。少頃。至祠前。入之。無所陳物。壁間碑字。剝落不可辨。踞石稍息。由祠出。從左上。路逆甚。亂石爲階。極難攀躋。僂僂勉上。又里許。乃抵台上。台上有小方亭。臨而俯察。碧水一潭。映若明鏡。來往帆船。迎風飛駛。賣魚之聲。斷續於耳。仰視層巒疊翠。雜樹叢生。颯颯作響。百花怒放。馨氣撲鼻。嫣紅嫩綠。照眼尤明。曠然遐思。怡然忘倦。恍入神仙之境。余謂友曰。嚴先生光武之故交也。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雖鄉千里。獨客此萬山之中。日則游於山之巔。夜則息於巖之穴。淪清泉而蓑茗。釣肥魚以佐餐。枕石漱泉。優游歲月。豈不勝於峨大冠挖長紳者萬萬耶。友曰。非獨此也。彼之志節。如山之高。水之流。將千百而不朽也。語次。時將晚。紅日西沈。友促余返。乃由台而左。至最外凸之峯。對卽西台。有亭翼然。回望山後。有一村落。居舍似鮑。炊煙如霧。爲友屢促。祇得寬原道而歸。既抵舟。則皓月東升。明星耿耿矣。是夜。舟泊台下。晚飯畢。余出視船首。暢

教授江克庵先生戊午吟一冊。讀之。覺淺顯平易。老嫗都解。亦大江集之流亞也。特江先生詩。則時運以科學新意。以視大江集。似有別耳。余無以名之。名之爲科學化派詩。然則江先生。其科學詩人也。茲錄其數首如次。勸塾師勿用神童詩課本云。書中開始言天子。分明詞意背共和。萬般職業視爲賤。實業拋荒貽誤多。雖云勉學語應爾。其奈非合時宜何。又參觀某小學教員率學生種蔬云。親率兒童學種蔬。農功研究樂何如。笑他董子窺園懶。實業拋荒但讀書。又讀書有感云。甲蟲擬蛛蜂擬蟻。蟲擬竹節螳擬枝。動物有色無一定。紛紛擬態何其奇。操擬姬昌莽擬旦。大奸大詐工擬詞。嗚呼。奸人似忠詐似信。如物擬態誰能知。又中學校雜吟云。兵操遊技百餘人。尙武精神個個新。全國男兒同一致。侵欺何必畏強鄰。璀璨品瑩狀不窮。手工成績列西東。黃山竹木生何幸。也在儲藏品物中。

余曾有和胡寄塵師吳門紀遊詩數首。中有一首云。尋芳水次更山村。草上驢蹄去有痕。一路野花迷不了。消魂真個屬吳門。友人某見之。曰。野花迷人。此正是吳門實況。特君則未嘗一涉足焉。何以知其然也。余曰。想當然耳。相與一笑。

青浦董某。寒士也。家徒四壁。課徒爲生。性好奕。尤長象棋。遐邇諸斯道者。咸非其對敵。一日午後。方伏案假寐。臆臆間。恍惚有人走前請曰。某某請先生往奕。董即欣然隨之往。俄至一門首。舉首仰望。見上有額曰。彰善癡癡。董亦不究誰何。復尾之入內。抵大廳。一凜凜可畏之長者方凭案以猴。見董至。起而延之入座。與奕二三局。互

遊記

有勝負。長者贊之曰。君棋良佳。能日日來此一破落寡合。董唯唯。退而返家。覺來一步也。董亦自奇之。曰。彰善禪器。非城隍廟門上之扁額乎。以是秘不語人。一日必伏案睡。睡時即夢往與長者奕。一日。正與長者對奕間。忽有小厮持一紙紅條入。稟告長者曰。此西門外熊某家庚帖也。欲叩老爺代爲一決合否。長者將庚帖取過。置諸案頭。俄命小厮出報。曰可。董皆歷歷所目視。數月後。熊家即擇吉迎娶。年餘以難產亡。後熊家復將繼娶庚帖往禱。時董亦在與長者奕。小厮持紅條一紙入報如前狀。長者復決之曰可。董某因質長者曰。公前代熊家所配合者。娶後年餘而亡。命薄如此。此何故歟。長者曰。因緣修短。自有前數。不可強求也。局終退返。後絕不夢往奕矣。董某後乃以此事語人。人咸不之信。董乃將熊家兩次庚帖上所書之年月日辰。及往禱日期。一一歷歷不爽。人始信而無語云。

師塾某。性好談諧。嘗見其嘲館東供膳太劣。一絕云。辣茄苦菜老南瓜。佐以糝糠殺稗沙。土產八珍常供養。如君真個好東家。妙極趣極。可謂善諛者矣。

(未完)

游嚴子陵先生釣魚臺記

辛酉仲春。余自歙由水道返滬。舟行至桐廬江上之嚴陵瀨。青山夾峙。高及千仞。中則一溪澄水。望無際涯。同舟友謂余曰。壁立一

諧海

融齋寓言

寤崖子

觀物弗察者。稱名不類。如世以琴棋並稱是已。奕秋之奕。吾不得見矣。然度不能過於今之善奕者。且或不及之也。伯牙之琴。吾不得聞矣。然知今之善琴者。遠不能及也。何者。琴天機也。奕人機也。天機順乎自然。人機鑿而愈入。故於古今各有近爾。然使有人於此。挾天以勝人。遂可謂之古人乎。曰。不可。夫所貴乎天者。忘乎天者也。挾天以勝人。是亦人也。是非惟不能以琴化奕。且將以奕之心而琴也。故不可也。

漫墨

拙憶廬漫錄

鵬影

聞中十二曲(如夢令)
閨女郎年幼。十五心郎春闕。怕的見絲鞭。
躲向窗前伴繡。休驟休驟。儂願任他消
受。

▲長相思
蜂也歡。蝶也歡。姊姊撩人語太煩。多言怒
小鬟。花一團。不識今朝甚事。甘抵頭。故
不看。

▲菩薩聖
漸近情如

郎看。般般愜意難。心酸深有爲。怨及懷中
妹。添索加衣裳。含羞低問娘。

▲昭君怨
香車儂嫁

分明。不識今宵緣故。畢竟怎生發付。吃緊在心窩。婿如何。

▲浣溪紗

雨不深情。偷覷已成心。可可含羞。未便屬輕輕。牙根時度一聲鶯。

▲巫山
因房喜生

佯整玉搔頭。有意防仙枕。無聊認帳鉤。生憎婢子唐突稠。羅帕小姑偷。

諧海